



嘴

ZUI

尉然◎著

荒诞，幽默，底层小人物，这些元素共同构成尉然小说里奇异的风景。



嘴

ZUI

尉然◎著

荒诞，幽默，底层小人物，这些元素共同构成尉然小说里奇异的风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嘴 / 尉然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02 - 7

I. ①嘴… II. ①尉…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241 号

嘴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尉 然著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02 - 7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狗 人	1
幸运的兔子	52
嘴	62
哑巴说	111
向左转 向右转	122
望远镜与照妖镜	151
跋	197

狗 人

那条狗原来不叫张前进，叫黑子，因为它除了四只蹄子是白的外，浑身都黑油油的。是它的主人周老庚把它的名字改了，改成了张前进，也就是说，改成了一个名字。

不怕你们笑话，张前进就是我。

当然啦，周老庚把他们家的狗叫成张前进，是因为他恨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周老庚的女儿周小芹好上了，我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人处在不能自拔的状态中往往智商比较低，容易出事。果然，还没等我们自拔出来，就出事了。周小芹怀孕了。她父亲周老庚非常气愤。他气愤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将心比心，作为父亲，谁的女儿还没结婚肚子就大了，也要气愤气愤的。他有气愤的权利。不过，我接受不了那个父亲表达气愤的方式。他一气愤起来竟然逼着我非娶了他女儿不可，不然的话——

张前进，你等着瞧！

周老庚就是这么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的。

我想坏了，麻烦来了。我知道麻烦要来挡是挡不住的。我有这个经验。我是个三十六七岁的男人了，遇到过许多麻烦，哪一次麻烦来的时候我都没挡住过。但我还是厚着脸皮去找了一次那个父亲。我要找他讲讲道理。虽然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大麻烦化解成小麻烦还是可能的。讲道理我是会的，我是个老师，口才还说过得去。

没想到，我竟然碰了一鼻子灰。周老庚简直疯了。他像头发怒的雄狮似的大喊大叫，完全失去了理智。也许说他像雄狮不太合适，他更像一头犟驴，一见我就开始尥蹶子。如今的人恐怕只吃过驴肉却没见过驴尥蹶子。实际上，驴是一种温顺的动物。食草动物一般都比较温顺，这个我懂。周老庚也一样，他平时就温顺得像头驴，除了干活儿还是干活儿，从不招惹是非，也没跟谁红过脸。但这种人往往又最难对付，一发起怒来就让人难以招架。我们这个地方就把这种人叫犟驴。周老庚好像是被女儿怀孕这个事实给激怒了。

那天，周老庚在大喊大叫中投掷向我的东西累计有：暖水瓶一个，饭碗两个，烟袋一个，苹果五个，桔子六个，条帚疙瘩一个，香炉子一个，臭鸡蛋三个。其中的苹果和桔子，是我当时拎过去的，我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用苹果和桔子当作我和周老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不料却成了他攻击我的武器。还有两样东西能证明周老庚当时疯狂的程度，烟袋和香炉子。周老庚是一个非常保守或者说怀旧的人，如今的烟民抽的都是香烟了，带过滤嘴的，抽完就扔掉了，非常方便，只有他周老庚还固执地用着烟袋。他的那杆烟袋，烟锅是黄铜的，烟杆是竹子的，烟嘴是玉石的，装烟丝的烟荷包上有他老伴亲手绣上去的鸳鸯戏水图。周老庚对他的烟袋爱惜得要命，却拿它投掷了我。香炉子就更不用说了，周老庚是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激愤之中他连自己的信仰都砸了。还好，他幸亏没练过飞镖，命中率极低的，击中目标的只有三个臭鸡蛋中的两个。其中一个落在了我的左眼上，将我的眼镜打掉了，另一个是在我鼻梁上开的花，除了开出臭气四溢的蛋清蛋黄，还开出了殷红的鼻血。

我并没有跟他计较，抬起袖子抹掉了脸上流淌的东西，跟周老庚说，你且息怒，我想和你谈谈。我克制着自己，我听见自己说出的话是那种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时用的带方言味儿的普通话。

谈个屁！周老庚仍然愤怒着，喘咻咻的。

你应该讲道理。我说。

讲道理？讲道理你就不该做下伤天害理的事！周老庚驴一样尥了一

下颞子。

他炮了一下颞子后，身体一矮，就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号啕大哭起来。他的手太用力了，将手的外围的脸皮捂出了涟漪似的皱纹，那皱纹一圈圈荡漾开来，看了让人触目惊心。我第一次发现周老庚原来是那么苍老无助，身体是那么瘦小，蹲在地上竟像一个陈年的咸菜坛子。我的心一连软了好几下，几乎都要俯身去搀他起来了。但我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它命令我，硬起来！硬起来！这样我已经软下去的心就渐渐地硬挺起来，变成了一团铁。这时候再看蹲在地上的周老庚，就不再显得那样可怜了。他如此地蹲在地上哭，其实是在要挟我，要挟我娶了他的女儿周小芹。

请原谅，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听见自己又说话了。我对自己的话挺满意的，我说出的话文绉绉的，很符合一个老师的身份。

周老庚没理我，还在哭。

也许……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我又说。

出乎我的意料，周老庚停下了哭。起初我还以为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说服了他。但接着我就明白我错了，是我的话激怒了他，惹翻了他。我不知道那样瘦小的周老庚却有着那么大的力气，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推搡我，把我推出了他们家的院子。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不想走，就使劲往后挫着身子。但周老庚那一刻爆发出的力量太强大了，我像一颗弹丸一样被射了出去，一个前扑，差点闹了个狗抢屎。院门在我的身后咣地合上了。等我站稳了，就拐回头去打他们家的门，我不能就此罢休。不过，我举起的手最终没有打到门上去，因为我突然发现那扇门不是门了，它变成了周老庚愤怒的脸。

无论如何，我不能打周老庚的脸。人的脸是最金贵的，人的人格和尊严往往就是写在脸上的，所谓树要皮人要脸。我得给周老庚留下一张脸。

可是，周老庚却一口咬定我打了他的脸。周老庚的原话是这样的：你这是当着人的面扇我的嘴巴啊，你是往我脸上吐痰啊，你是朝我脸上

撒尿啊，弄得我这张老脸没法见人了！开始我还以为他要赖，依老卖老呢，因为打耳光的事我从来没干过，更不用说往别人脸上吐痰和撒尿了。我是个讲究卫生的人，经常规规矩矩地把痰吐进痰盂里，把尿撒进便池里。那些东西都是不洁之物，把它们弄到别人脸上是极不道德的，更何况那张脸是老实巴交的周老庚的脸呢？

于是，我说，我没有。

没有？你要赖！

他倒说我要赖了。他这么说的時候用一根手指头坚定地指着我的鼻子，是食指。周老庚这个人真是的，动不动就爱指人的鼻子。我最怕人指我的鼻子了，一根手指头瞄准你的脸，手枪似的，让人心里发毛。也就在我心里发毛的时候，我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人是在使用一种修辞手法——比喻。周老庚把自己的脸和女儿周小芹的肚子联系在一起，意思是，我对他女儿做下了那样的事就像往他脸上打耳光吐痰撒尿一样。明白以后，我就有些底气不足了，周小芹的肚子毕竟大了，事实明摆着的。

这是那次周老庚用臭鸡蛋袭击我几天以后的事。没想到，上次他把我赶出了门，这次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周老庚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的左手拎着农药瓶子，右手掂着一根绳子。那根绳子是麻绳，比手指头还粗些，结实的程度恐怕勒死一头牛都没问题。周老庚一进来，就一屁股坐在了我们家的门槛上。当时我正洗完尿布往绳子上晾晒，见了他手里的家伙吓得可不轻，连尿布吓得都掉到了地上，我还以为他是来找我拚命的。但后来他一开口我就放心了，他原来是来自杀的。周老庚告诉我，如果我不答应娶了他的女儿周小芹，他就死给我看。也不死在别处，就死在我们家，口吐白沫躺在我们家堂屋的厅堂里，或者就吊在我们家的房梁上。我没有见过服毒和上吊而死的人，但在我的想象中，这两种死亡方式都非常恐怖。我当然不愿意在自己的家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丢开正在晾晒的尿布，慌张地一路小跑着向周老庚奔过去。说实话，当时我的腿都有些筛糠了。我讨好地

站在周老庚面前，腰弓得绝对超过了90度，我得给他留下一个态度诚恳的印象。我跟他说，周叔，有话咱慢慢说。一紧张，我连普通话也忘了说了。我进屋倒了一碗开水，双手捧着递到他面前，让他消消气，润润喉咙。周老庚别过脸，没接碗。我只好把那碗开水放到了他面前的地上。同时我也在飞快地转动着脑筋，想着怎么处理这件棘手的事。他一下子就拿来了两种自杀工具，农药和绳子，要自杀的话只需要其中之一就足够了，干嘛拿两种？想到这里，我就镇定了一点儿。一只苍蝇绕着那碗开水嗡嗡地飞，我刚想将它赶开，它却一头栽进了水里，登时毙命了。我觉得自己就像那只苍蝇，找死，你说我当初怎么就对周小芹那个了呢？

好说歹说，费了许多口舌才算把周老庚打发走了。这一回我的口气不像以前那样坚决了，我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不过得给我留点儿时间。周老庚也退了一步。他说，那我给你三天。

临走，我劝周老庚把农药和绳子暂时留在我们家。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反正下次来你还要掂来的，何必掂来掂去的自找麻烦呢？

他上了我的当，说，也对。就把农药和绳子放下了。

我松了一口气。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

实在说，别说给我三天时间，就是给我三年，我也未必答应娶周老庚的女儿周小芹。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自身的条件多么优越，我是个乡村教师，穷得叮当响，没资格像大款那样牛皮哄哄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欠了一屁股债呢，比如欠马大炮七千，赵军六百二，李翠萍四百三……那些帐我都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总共是二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元。而且，这个数字不是死的，它在不断地生长着，一看见它我的脑袋就变大了。当然更不是我嫌周小芹长得丑，看不上她。可以说周小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善良最懂事的姑娘，要不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犯浑

呢？我做下了对不起她的事，每天都在懊悔、自责。可她呢，见我那样痛苦，却反过来安慰我，前进哥，我不怪你，别哭了，啊？这个周小芹啊，她这哪里是在劝我呀，不明明是在催人泪下吗？她这么一说，我就更没出息了，那眼泪呀，就哗哗地往下流个不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一刻我好像变成了一头高产奶牛，所不同的是奶牛下的是甜蜜的奶，而我下的是苦涩的泪。我可不是像年轻人那样，无病呻吟地玩痛苦，感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我可不敢亵渎。我真是受不了她的好。哪怕她骂我几句，羞辱我一顿，我也好受些。周小芹见劝不住我，就陪我哭，她的眼泪流得比我还欢呢。这下好看了，我们成了两头奶牛了，都哗哗的。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哭而不去管管，怎么都说不过去。但我知道不能劝，越劝越糟，就像她劝我一样。我得想个办法让她停下来。我两手相击，拍了一下巴掌，啪，声音脆生生的。这是第一下。第二下我的巴掌改变了方向，拍向了自己的脸。我知道周小芹不会让那巴掌落到我的脸上去的，她不忍心。果然，她听到第一声后就抬起了头，见我正在打自己的嘴巴，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我不依，挣着，非打不可。我越挣周小芹抓得越紧，她说要打打我吧，要打打我吧。说着就拿我的手往她自己脸上打。我说，哎，你看你这人，你干嘛借我的手，你自己不也长着手吗？

周小芹怔了，举起自己的手放到眼前看了看。但她马上就回过味儿来了，知道我在逗她，扑哧笑了。

我也笑了。

周小芹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是那种县级的小师范。刚分到我们赵家沟小学的时候，她才二十来岁，爱笑，爱动，打乒乓球，还打排球。农村的小学条件差，乒乓球案子就是教室外面砖垒的台子，连网都没有，中间横放着几块砖当网。排球就更谈不上设备了，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排球，还是周小芹带到学校来的。学校里没有人会打排球，她就一个人打。一个人打她也是热情高涨的，在那里垫球、扣杀、拦网。她利用的是墙壁，把球撞到墙上去，球弹回来的时候，她就垫、扣、拦，忙得不

可开交。周小芹的乒乓球打得也不错，在学校的老师里，只有我还能跟她扇乎几板子。别的老师都不行，球技太臭。一闲下来，她就找我，张老师，切磋切磋？周小芹打起球来是非常正规的，只要我答应切磋，她马上就回家换衣服。她有一身球衣，短裤短袖衫，红得像一团火。我老是输给她的原因，自己球技欠佳是一，第二个原因我看就是她那身球衣在作怪。你想呀，一团火老是在你面前燃烧，能不散注意力吗？

运动中的女孩子是最美的，青春的活力在那一刻璀璨地迸发出来，如同一朵花在盛开。这是我从周小芹身上总结出来的。周小芹的马尾巴在脑后甩来甩去，脸颊上泛出桃红，鼻尖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手臂在空中有力地挥舞，修长匀称的双腿跳跃腾挪，这一切都令我心动。另外，不怕你说我心理阴暗，我估计，周小芹里面根本就没穿胸罩，否则那两个小家伙不会那么活泼。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我趁周小芹弯腰发球的机会，从她领口处偷偷瞥了一眼。周小芹头顶上好像也长着一双眼睛，她窥视到了我的不轨之心，马上就用乒乓球警告了我。那个球发的迅速有力，我的目光还没来得及从周小芹的领口里撤回来，它就从案子上弹跳起来，一下子击打到我的眼镜片儿上。

窘得我的脸都红了。

我掩饰地说，你这个球发的好怪呀，我都没看清楚它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周小芹说，当然不是从领口钻出来的。别乱看，看球。说着还下意识地往上提了提领子。

后来村里人和学校的老师议论我和周小芹的事，都说我们两个就是在那时候勾搭上的。其实不是，那个他们所谓的勾搭的时间要往后推迟个一两年。不过当时周小芹确实向我不客气地指出我在打球的时候心猿意马。说我如果不心猿意马的话，我的球技还是跟她旗鼓相当的，起码和她打个平手没问题。心猿意马？是的，我承认我有些心猿意马。但那时也仅仅是心猿意马而已。

周老庚明确反对女儿打球，说是疯疯癫癫的，没个女孩子的样子。周小芹不怕她父亲，根本就不听他那一套，还敢跟父亲顶嘴。依着周老庚那个犟驴脾气，他早该发火了。但在女儿面前，他的火就是发不起来。周老庚的老伴死了好些年了，他只有这么个宝贝女儿，爱惜得什么似的。有一次，我正上课，听到一声喊，闺女，我买来黄瓜啦！我朝窗外望去，见周小芹的父亲周老庚兴冲冲的，一脸的油汗，他的手里拎着两根黄瓜。那两根黄瓜顶花带刺，碧绿鲜嫩。后来才听说，那天吃饭的时候，周小芹随口说了一句，要是有两根黄瓜吃就好了。没想到周老庚真的大热天的跑了四五里路去镇上买来了黄瓜。周小芹噘着脸走出教室，我听见她压低声音训她父亲，你这是干什么？丢人现眼！但在她转回身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我敢肯定那眼泪不是气出来的，而是由于感动。周老庚这样疼爱女儿，也难怪周小芹不怕他了。

管不住女儿，周老庚就采取了迂回的战术，找到校长那里。校长也挺作难的，开展课外文体活动连国家都是提倡的，他没有理由禁止周小芹打球。可校长经不住周老庚三番五次的缠磨，无奈之下，他只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打球的弊端。校长指的是排球。说周小芹整天拿排球往墙上撞，扑哧扑哧的，影响学校的形象，不严肃。另外，校长还提到了一条狗。那条叫黑子的狗是周小芹家的，是条威风凛凛的大狼狗，它经常跟着周小芹到学校来。周小芹会耍手绢，就是让手绢在手指上旋转，抛起来在空中旋转，落在手指上还在旋转。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堂，好像在杂技节目里见过。课间的时候，周小芹就让他们家的狗跟她配合表演耍手绢，她将旋转着的手绢抛向空中，喊一声，黑子，上！黑子就前腿蜷起直立起来，尖尖的狗嘴向上杵着，去接空中飘下来的手绢，手绢在狗嘴上也能旋转。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一到课间就一片声地嚷，周老师周老师，让黑子耍手绢！

校长找周小芹谈了以后，周小芹果然就不再把排球和狗带到学校来了。不过，对周小芹打乒乓球，校长就毫无办法了。因此，周小芹依然时不时找我切磋球艺。

也不光打乒乓球的时候我和周小芹有接触，我们本来就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况周小芹刚分到学校时，校长还让我带带她，说周小芹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而张前进老师教的班级在乡统考和县统考中都是拿过名次的。这是周小芹跟我接触多的另外一个原因。她戏称我师傅。

周小芹对她这个师傅渐渐产生了依赖性，不但在课余时间一趟趟往我家跑，请教教学上的疑难问题，就是遇到其他麻烦，她也首先想到让我帮她解决。

就说她男朋友跟她分手那次吧。你们猜周小芹她找我帮她干什么？她竟然让我揍那小子一顿！她的那个男朋友我是见过的，他以前来找过周小芹几次。他是周小芹师范的同学，分到县城里的一所学校里教体育，因为周小芹调不进城就提出分手。他生得人高马大的，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让我跟他打架，简直是以卵击石。一听说让我去修理修理他，我的腿就有些发软了，心说还不知道谁修理谁呢？但我得硬撑着，不能辜负了周小芹对我这个师傅的信任。我故作轻松地对周小芹说，OK！

来到村后，见那小伙子正斜靠在他的摩托车上，胳膊抱在胸前，戴着墨镜，叼着烟卷，挺酷的，简直就是一副上海滩黑帮老大的派头。

我决定先礼后兵，和蔼可亲地向他伸出了手。没料到 he 连动都没动，将脸仰上了天。我的手只好又缩了回来。

我想和你谈谈。我底气不足地说。

他呸地将烟吐到地上，打量我一眼，就你？狗拿耗子！

你这只耗子我拿定了！

我怀疑这句话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因为它虽然听上去声音不高，但却相当威风。说完以后，我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粉笔头，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捻，捻成粉末。临来之前我装了半口袋粉笔头呢。我就那么不动声色地捻着粉笔头，那些细碎的白色粉尘从我的指间流出来，纷纷扬扬地飘落着。他开始注意到我的举动了。先是摘下了墨镜，眯缝

起眼睛看我那只手，然后又伸长了脖子，揉了揉眼睛，看那架势他是疑心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看见他的脸上慢慢爬满了吃惊。

练过武功？他问我。

哪里哪里。我谦虚地说。

他突然朝我笑了一下，伸出手来。我没有跟他握，而是拍了拍沾满白粉的双手。他尴尬地僵了一下，手就缩了回去，重新戴上墨镜，说那、那就……再见吧。说完发动摩托车，一溜烟跑掉了。

那小子跑掉以后，周小芹怔怔的，半张着嘴望着摩托车扬起的烟尘，直到烟尘消散了都不动一动，也不说话。这时候轮到我尴尬了，我充当的算什么角色？我说是不是……闹过分了？周小芹的泪腺好像有着声控装置似的，我的话音刚落她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等着周小芹哭完。可她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哭得我手足无措的。因为这种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对女孩子说“别哭了别哭了”还是“哭吧哭吧哭哭心里就好受了”。

事后，周小芹埋怨我，你看着人家哭也不吭一声，让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停下来？

这件事让我长了见识，往后我就懂得了如何把一个哭着的女孩子逗笑了。

尽管我没有按照周小芹的要求揍那臭小子一顿，但她还是比较满意的。周小芹说她的那个前男友让我给震了，他在她面前从来都是傲气的，有优越感的，没想到那样熊包，竟然灰溜溜地吓跑了。她真是高兴死了。我猜不准周小芹说的是不是实话。那么高兴，怎么还哭得鼻涕邈邈的呢？不过，看来通过那件事周小芹对我更加佩服了，她好几回问我，你什么时候练的功夫啊？我总是含糊其辞，嗯嗯啊啊地应付她，说这算什么功夫，小菜一碟嘛。我越如此说，她越佩服我，说我说不定是个武林高手，真人不露相什么的。听周小芹这么夸我，我心里很受用。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实际上，我是个性格懦弱的男人。她不知道，那天那小子离开后我几乎虚脱了，都有几滴尿滴了下来。前面

我已经说过，这几十年来我遇到过许多麻烦。每次遇到麻烦我都默默地承受着，实在承受不了，我就去捻粉笔头。别看粉笔头那么小，却挺坚硬的，开始我当然捻不碎，倒是被粉笔头硌得龇牙咧嘴。疼我是不怕的，那种时候要找的就是疼痛的感觉，尖锐的痛疼有时能够遮掩掉心里的痛苦。我的功夫就是这么慢慢练出来的，但说实话，也仅仅拇指和食指的那点功夫而已。

有些真相是不能对人说的，说出来丢人。尤其是不能对像周小芹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说。

不过，最让我在周小芹面前露脸的还是我的口才。

有一天，周小芹正上课，一头母猪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登上了讲台。我们村的猪狗鸡鸭经常在村街上溜达，没人管理，猪闯进教室的事以前也发生过，本来没什么可奇怪的。可这头母猪却登上了讲台，想和周小芹同台献艺。母猪的长鼻子就对着全班同学，周小芹讲一句，它也讲一句。它讲的主要就一句话，哼——。台下的孩子们乐疯了，笑得东倒西歪的，拍桌子打板凳，跺脚，尖叫。周小芹上的是外语课，她客气地对母猪说，GO OUT PLEASE！母猪却不听她的，仍旧对着台下说，哼——。一个小女孩儿提醒周小芹说，周老师，猪听不懂英语。可不是咋的？于是，周小芹又改用汉语对猪说，出去！她忘了猪不是人，连汉语也听不懂的。大概母猪把周小芹的话还有孩子们的笑和拍桌子打板凳和尖叫都一股脑地理解成了对它的演讲的喝彩，就讲得更起劲儿了，哼——，哼——，哼——。还是一个男孩子想出了一招，才替周老师解了围。那男孩子喊，周老师，踢它屁股！

那头母猪是赵军家的，正怀着猪崽，周小芹那一脚没有踢在猪屁股上，而是踢在猪肚子上了。正在气头上，下脚重了，把母猪给踢流产了。赵军气炸了，来学校闹，要求赔偿。

我就是在这时挺身而出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在周小芹面前的表现欲特别强烈。

以下是我和赵军辩论的精彩片段——